1. 小我認不清「威脅」究竟出自何方，而假使你把自己和小我綁在一塊兒，你就無法明白當前的情勢。給了小我足以掌控你力量的，僅僅是你對它的忠誠。此前我在談及小我時，把它當作了一個能夠自主的個體。為了說服你不要輕忽小我，這麼做實屬必須，因你須要認清自己的思維有多少是以小我為取向的。然而，我們不能讓事情就這麼下去，否則只要你還在這兒，或相信自己還在這兒，你眼裡的自己就必會左右為難。小我不過就是你對自己的一部分信念。你的另一生命依舊持續，且不受攪擾，即便你試圖解離，它也一向不受任何影響，未來亦復如是。

2. 當你學習如何由幻相解脫時，千萬別忘了你虧欠弟兄的那份恩情。那和你虧欠我的是同一份。每一回你以小我的方式對待他人，你就已拋棄了這一虧欠帶來的恩典，乃至它所衍生的神聖感知。「神聖」一詞之所以能被用在這兒，是因為一旦你發現自己虧欠了整個聖子奧體多大的恩情——而這也包括了我在內——，你的感知就已抵達了它能靠近真知的極限。二者之間的空隙是如此狹窄，以致真知得以輕易地奔流過去，並永久的抹滅這一空隙。

3. 目前你對我的信任仍微乎其微，不過，一旦你愈來愈常尋求我的指引，而非你小我的指引，這一信任便會與日俱增。而其結果則會逐漸使你相信，這是你能做出的唯一神智清明的選擇。只要能從體驗裡學習到，一種選擇會帶來平安和喜樂，另一種則會帶來混亂與災難，那麼其餘的也就毋需贅言。透過獎賞學習比起透過痛苦學習會更有效率，因為痛苦出自小我的錯覺，因而頂多只有暫時的效用。而你卻能立即看清上主的獎賞是永恆不易的。既然認清這點的是你，而非小我，這一認清便也確立了你並不同於你的小我。或許你相信自己已然接納了這一差異，但你離確信不疑還有一大段距離。你相信自己必須逃脫小我的這一事實便說明了這點；但你無法藉著貶低小我、控制小我、或懲罰小我來逃脫小我。

4. 小我和靈性無法彼此了知。分裂的心靈只有透過解離的方式才得以維繫分裂的狀態。心靈一旦這麼做，就會否定一切真正天然的衝動，這並不是因為小我是個個體，而是因為你想相信**自己**是。小我乃是維繫這一信念的方法，但它之能存續，依舊是因為——也僅僅是因為——你決定用上這套方法。

5. 倘使某人特意拋棄了某物，你又怎麼能教他看清其價值？他之所以拋棄它，必定是因為認為它沒有價值。你能做的就是讓他明白，一旦失去了那樣事物，他會有多悲慘，然後漸次的把它帶過來，如此他方能領悟自己一旦靠近了它，悲慘便會減少。這能教會他把自己的悲慘和那樣事物的缺席聯繫在一起，乃至悲慘的反面和其存在聯繫在一起。一旦他轉變了對那樣事物的評價，他就會變得愈來愈渴望它。我正在教你把悲慘和小我、喜樂和靈性分別聯繫在一起。過去的你教給了自己相反的道理。你仍能自由選擇，但在上主的獎賞面前，你豈會真的想要小我的獎賞？

6. 當前我對你的信任大過於你對我的信任，但事情不會一直這麼下去。你的任務非常單純。你要做的就是活出生命，以便證明你不是小我，而我並未選錯上主的管道。神聖的那一位共享了我的信任，也接納了我對救贖的決定，因為我的心願從未與祂的相左。我曾說過，我掌理了救贖的任務。這純粹是因為，我在生而為人時完成了我的那部分任務，所以現在才能透過他人來使其完成。我所選擇的管道絕不會失敗，因為只要它們缺乏力量，我就會把自己的力量借給它們。

7. 我會與你一同去到神聖的那一位跟前，而祂會透過我的感知彌合那小小的間隙。你對弟兄的感激是我唯一想要的禮物。我會為你將這一禮物帶到上主跟前，因我明白，了知弟兄**便是**了知上主。倘使你對弟兄心懷感激，你就是在對上主心懷感激，為了祂所創造的一切。藉著你的感激，你得以了知自己的弟兄，只要有那麼一刻你真認清了，所有的人都會成為你的弟兄，因為他們中的每一個都出自你的天父。愛不會征服一切，但它會讓一切歸於正道。我能領你回歸你的創造，因為你就是上主的國。現在你還認不出它們，但你所解離的那一切依舊存在。

8. 靠近弟兄就是在靠近我，而一旦遠離弟兄，你就會與我遠離。救恩乃是一段共同合作的冒險。那些將自己與聖子奧體分離的人是無法完成這一冒險的，因為他們是在與我分離。只有當你把上主獻給弟兄時，祂才會降臨於你。先向他們學習，如此你才能準備好聆聽上主。那是因為愛的任務便是合一。